

論肥水之錢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论淝水之战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论淝水之战

本社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625 字数 38,000

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0,000

统一书号: 11171·122 定价: 0.19 元

目 录

论淝水之战·····李兴斌 (1)

晋书·谢安传 ····· (15)

晋书·谢玄传 ····· (36)

晋书·桓伊传 ····· (54)

晋书·刘牢之传 ····· (63)

后记 ····· (79)

论淝水之战

李兴斌

淝水之战是一次著名的战争。这次战争，东晋仅以八万兵力，一举打败了苻秦的近百万大军，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一个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典型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中，曾以淝水之战等几次战争为例，来说明弱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打败强军的军事科学原理。东晋以劣势之军打败苻秦的优势之军，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是由于东晋方面内部比较注意团结和安定。这次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生动地证明：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胜利。

在淝水之战前夜，中国呈现着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。北方在氏族建立的前秦统治下；南方则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偏安政权——东晋王朝。

汉魏以来，西、北部边境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地区，主要的有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族。西晋统

治者残酷的经济剥削和种族压迫，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。在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，匈奴兵于公元三一一年攻破洛阳，晋怀帝司马炽当了俘虏；过了五年，匈奴兵又攻破长安，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司马业投降，西晋王朝寿终正寝。少数民族首领和地方将领乘机纷纷拥兵自立，割据一方，六七十年间，先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建立了十来个独立政权。其中，比较大的有羯族石氏的后赵、鲜卑慕容氏的前燕、氐族苻氏的前秦。经过多次战争，苻坚统治下的前秦，在四世纪七十年代灭掉前燕等国，暂时统一了整个北方。

但是，这个前秦政权的内部充满着各种矛盾，主要是氐族统治集团和被征服的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。少数氐族贵族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，而广大汉族、鲜卑族、羌族的人民，则成为他们剥削、压榨的对象。前秦统治者连年发动战争，征兵征粮，苛捐丛生，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。除了氐族统治者同各族人民的矛盾外，氐族统治者与被征服的其他种族统治阶级的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，也相当尖锐。特别是鲜卑和羌部族众多，这些部族首领表面上俯首听命，暗地里却无时不在图谋反叛。但是，苻坚对他们却深信不疑，一个个都授以高官重任，并使之掌

握军权。另外，在氏族统治集团内部，也是争权夺利，尔虞我诈，矛盾重重。即以苻氏家族而言，苻坚是杀死了堂兄苻生才登上宝座的；上台不久，又杀死了亲兄苻法。从他即位到淝水之战二十多年时间内，先有公元三六四年苻腾的谋反，三六五年苻幼之反，三六七至三六八年苻柳、苻双、苻庾、苻武之反，后有三七八年苻重的谋反，三八〇年苻洛与苻重之反，直到淝水之战的前一年即三八二年，又有苻阳的谋反。苻坚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促使各种矛盾不断激化，建立在重重矛盾基础上的前秦政权，很不稳定。正如史书上所说：“秦恃其强大，务胜不休，……转运万里，道殣相望，兵疲于外，民困于内，危亡近矣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〇四）前秦政权面临着崩溃的危险，而苻坚却无视这些社会矛盾所造成的严重危机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，贸然发动了对东晋的战争。

那么，苻坚要攻打的东晋王朝的情况又怎么样呢？东晋社会无疑也有许多矛盾。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外，又有皇族同士族之间的矛盾，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，北来的侨姓士族和南方的土著士族之间的矛盾，侨姓士族各个家族之间的矛盾，等等。因此，东晋政权的内部也多次酿成危机，发生变乱，对外战争也经常失利。但

是，每当掌握朝政的大臣能够采取一些调整矛盾的措施，将相大臣之间基本上能和睦共处时，就会出现一个内部相对稳定，对外足以抵御强敌，取得一定胜利的局面。

谢安在淝水之战前十年即公元三七三年桓温死后执掌朝政，当时在中央领导集团里地位誉望和他不相上下的有王彪之、王坦之、桓冲等人。桓冲是桓温之弟，桓温当权时代任江州（今江西、福建）刺史，镇中游十余年，桓温临死时把自己的兵权都交给他，温死后以扬、豫二州刺史镇姑熟（今当涂），首都建康（今南京）即在其兵力控制之下。有人劝他“诛除时望，专执权衡”，时望即指谢安。他不予理会，反而一变桓温的专断跋扈作风，“尽忠王室”，凡诸死罪，都请示了朝廷然后执行。不久，又以谢安“为群情所归”，主动提出把扬州刺史（管辖首都及近畿地区，今苏南、皖南及浙江）的职位让给谢安兼管，自求外出。“桓氏党与以为非计，莫不扼腕苦谏”，他都无动于衷，还是这样办了（《晋书·桓冲传》）。桓冲之所以能够这样对待谢安，当然是和谢安对他所做的团结工作分不开的。桓冲临死前兼任荆（今湖北大部份和湖南）、江二州刺史，既死，当时舆论以为谢安的姪子谢玄在淝水之战中立了大功，这个职位应该由谢玄

接任，但谢安却任命桓石民(冲姪)为荆州刺史，桓伊为江州刺史，桓石虔(石民兄)为豫州刺史，“三桓据三州”，各得其所，关系就摆平了。

王彪之是瑯琊王氏，是东晋开国元勋、号称江左夷吾的王导的从姪。王坦之是太原王氏，是号称渡江名臣第一的王承的孙子。这两个王氏和谢安一族陈郡谢氏、庾亮一族颍川庾氏、桓温一族谯国桓氏，是西晋末年从中原迁到江东，与皇室司马氏共同掌握东晋一代军政大权的五大侨姓士族。谢安执政时，庾氏已衰落。谢安不仅和当时以桓冲为首的桓氏集团相处无事，也和以王彪之、王坦之为代表的两个王氏处得很好。谢安因宫室弊陋，要营建新宫，王彪之以寇敌方强，不能劳扰百姓为理由反对，谢安只得作罢，直到王彪之死后才动工。王彪之的资历比谢安深，朝廷大事众所不能裁断的，谢安都要去请教他，无不即刻得到解决(《晋书·王彪之传》参照《晋书·孝武帝纪》)。孝武帝初即位时，桓温入朝，意存篡夺，司马氏的皇位，岌岌可危，赖有“安与坦之尽忠匡翼，终能辑穆”，渡过了危机(《晋书·谢安传》)。王坦之虽然不以谢安“期丧不废乐”为然(《晋书·王坦之传》、《谢安传》)，但始终认为谢安、桓冲二人是“人望具瞻，社稷之臣”，他将要出镇广陵(今扬州)，临行还上表给孝武帝，要求

这个年幼的皇帝“周旋举动，皆应谘此二臣”。他在临死前给谢安、桓冲写的信里，“言不及私，惟忧国家之事”（《晋书·王坦之传》）。

东晋中叶，南方士族在中央政权里的势力已不及东晋初期；谢安当政时，淝水战前只有吴郡陆纳做到吏部尚书，战后又有南平车胤做到侍中。谢安曾亲自到陆纳家登门拜访（《晋书·陆纳传》），每有游集，都要请车胤参加（《晋书·车胤传》）。可见他对社会政治地位较差的南人后辈，也加意笼络。

由于谢安团结人的工作做得好，采取的政策又能“镇以和靖”，“不存小察，弘以大纲”（《晋书·谢安传》），“每以厚德化物，去其烦细”（《世说新语·政事》注引《续晋阳秋》），因此，东晋政权在这个时期是相对地比较稳定的。这一点在敌对的前秦方面也有许多人看得很清楚。苻坚的宰相王猛在临死前就劝苻坚说：东晋“上下安和”，“臣没之后，愿勿以晋为图”（《晋书·前秦载记附王猛传》）。在这样内部团结的形势之下，前秦入侵，东晋发动抗战，就很少有后顾之忧，在政治上较之前秦具有一定的优势。

现在，让我们再具体分析一下淝水之战的准备阶段及其全部进程，更可以看出：前秦统治集团内部，由于意见分歧，离心离德，后方空虚不稳，是如何

导致了战争的失败；东晋由于团结一致，共同对敌，后方安定，是怎样夺得了战争的胜利。

苻坚想进攻东晋，蓄意已久。但是苻坚大举进攻东晋的决定，遭到了前秦统治集团内部的普遍反对，加深了内部的裂痕。公元三八二年冬，苻坚召开“太极殿”会议，与满朝文武大臣商讨进攻东晋的大计。苻坚说，算算我的兵力有九十七万之多，我想亲率大军灭晋，你们看行不行？大臣们除秘书监朱彤谄媚附和以外，大家都说不行。苻坚看看无人支持，就宣布散会，只留下自己的弟弟苻融，再作商议。不料，苻融也坚决反对。苻坚一听，更加生气说，你也不支持，我还指望谁？苻坚的太子苻宏，苻坚最喜欢的小儿子苻洗，听说要攻晋，也都来谏阻。苻坚却说，军机要事，与你们小孩子不相干！苻坚的爱妾张夫人，也向苻坚陈说反对攻晋的理由。苻坚不耐烦地说，国家大事，你们女人家，懂什么！那么支持苻坚攻晋的，有没有呢？有一个，那就是鲜卑贵族慕容垂。他向苻坚讨好说，皇上“圣心独断”，英明得很！苻坚听了，很开心，表扬慕容垂说，能与我定天下的，就你一个人！其实，慕容垂怂恿他攻晋，正是有意识地把她推入深渊之中。

刚愎自用的苻坚武断地作出了攻晋的决定，引

起了前秦社会极大的震动和恐慌。公元三八三年，苻坚正式下令大举出兵。老百姓每十人要抽一人当兵，各州公私马匹一律征用，富家二十岁以下有武艺的子弟，一律征调，有三万名富家子弟被征充当苻坚的卫队。官府抓壮丁，百姓逃兵役，搞得人心惶惶，社会动荡不安。被迫去当兵的，也根本无心打仗。这样的兵，即使有一百万，又怎样呢？苻坚命苻融率慕容垂等带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，命羌族姚萇率蜀兵顺江东下，苻坚亲率步兵六十万，骑兵二十七万，浩浩荡荡，向东晋进发。

东晋方面，大敌当前，内部比较团结。苻坚早在 大举进攻前，已先后派兵攻占了梁、益二州，控制了长江、汉水上游，使东晋西部防线失去了屏障。西部防线出现了这一缺口，固然对东晋防御不利；但也同时起了报警的作用，迫使东晋破除所谓“长江天险”的迷信，从而认真地作了一些防御准备。鉴于西晋因不抵抗而亡的惨痛教训，当时摆在东晋政权前面的出路只有一条，就是全力抵抗。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，东晋统治集团内的各派势力加强了团结。谢安首先把淮河以北的“流人”迁到淮南，实行坚壁清野。这一方面防止了前秦掠夺东晋的劳动力和兵源，补充了自己的劳动力和兵源，使后方比较充实；

另一方面对于这批“流人”来说，也起了安置和稳定作用。在军事上，谢安派谢玄在广陵和京口（今镇江）加紧募兵、练兵，组织新的武装力量，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“北府兵”。这支部队，在淝水决战中，起了很大作用。

有备无患。在前秦大军压境之际，东晋方面沉着应战。前秦大军攻来，宰相谢安镇静如常，从容不迫地调兵遣将，这对于稳定军心，起了一定作用。李白在诗中说：“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静胡沙。”可见，谢安不仅为文官之首，在沉着谋划军机这一点上，也是将帅们的榜样。苻坚凭借其兵力上的优势，西起鄂北，东到寿阳，进行全线攻击。苻融所率秦军主力，进攻寿阳，淝水之战全面展开。由于谢石、谢玄所率晋军主力，尚未抵达寿阳前线，防御薄弱，所以，寿阳被苻融攻陷。苻融又派梁成率五万大军东进，屯于洛涧，阻挡东面来援的晋军。谢石、谢玄看到秦军已先发制人，不宜硬拚，便在离洛涧二十五里处驻扎下来，寻机破敌。此时，秦军又窃获了东晋硖石守军粮绝的情报，苻坚喜出望外，认为一举灭晋，就在眼前。于是派遣攻陷襄阳时被俘的晋将朱序去劝降谢石。这位朱序，却是“身在秦营心在晋”。见到谢石，他不但不劝降，反而向谢石提出了破秦的建

议。谢石根据朱序的建议，制定了破秦的战略计划：在积极战略防御的方针下，寻找有利战机，主动进攻，先击败秦军前锋，挫败锐气，然后夺取全胜。当时秦军到达前线的只有一部分兵力，消灭屯驻洛涧的梁成所率五万秦军，是当务之急。前锋都督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偷袭洛涧，斩杀秦将梁成，消灭秦军一万五千。谢石、谢玄乘胜指挥部队水陆并进，一举冲到淝水东岸，与秦兵隔河对峙。苻坚在洛涧吃了败仗，又望见晋兵部署严整，有点胆怯。但凭借有大量后续部队源源而来，所以仍然轻敌。谢玄利用苻坚这一骄傲轻敌心理，要求淝水西岸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，以便晋军渡水决战。秦将领都不同意退让战场给晋军，但苻坚自作聪明，贸然决定同意晋军要求，打算在晋军半渡淝水时，加以袭击，妄图以此打败晋军。结果，由于苻坚的军队是由各个山头的军队杂凑而成的，内部号令极不统一，苻坚一下令秦军小退，就一退而不可收拾，扰乱了自己的阵脚。晋军的突击部队乘机抢渡淝水，追击秦军。苻融的坐马被冲倒，苻融被晋军斩杀。这时，朱序又作内应，在秦军阵后大喊：秦军败了，秦军败了。于是秦军溃不成军。路上听到风声鹤唳，也以为是东晋的追兵来到。日夜不停地溃退，死伤大半。苻坚本人

也被流箭射中。他收拾残兵败将，逃回长安。至此，历时四个月的淝水之战，以晋胜秦败而告终。

淝水之战导致晋胜秦败的结局，决不是偶然的。就实力来说，前秦在经济上、军事上都占优势。前秦统一了整个北中国，控制着黄河流域的全部和长江、汉水上游广大地区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。经过法家人物王猛的辅佐和治理，社会生产也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。东晋政权，偏安一隅，只有长江下游和五岭以南之地。北人南迁，虽然带来了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，但毕竟因为地狭人少，物质基础是远远不及前秦的。在军事上，九十七万与八万之比，双方悬殊更大。但战争的结果，却是东晋打败前秦。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：东晋以自己内部的团结和后方的安定这一长处，弥补了自己经济单薄和兵力弱小的短处；前秦则与此相反，以自己内部的不团结、不稳定，削弱了自己经济雄厚、兵力强大的优势。在苻坚的进攻面前，东晋统治集团在谢安的领导下，能够以大局为重，团结一致，使内部各种矛盾缓和下来。苻坚举国入侵时，桓冲曾主动派三千精锐部队赴京参加保卫京师。谢安认为下游安全有保障，上游的战线也亟须防固，就谢绝了桓冲的好意。自从谢安执政以来，一直到

淝水之战结束，东晋朝廷的高级文武官员之间，出现了“将相和”的局面。这对于打败前秦的进攻，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前秦方面的情况恰正相反，它内部的一些重要矛盾，在苻坚的错误处置下得到了全面的激化。又加上苻坚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，经常自以为是地作出错误的政治军事的主张，而且对秦晋双方的情况也有许多不合实际的错误估计。他过高估计自己力量，盲目轻敌，造成了一系列错误的军事部署：第一，苻坚发兵百万，几乎是倾国而出，造成后方空虚，给鲜卑、羌族贵族酝酿叛变提供了条件。第二，战线拉得过长，兵力高度分散。当苻坚率兵进至河南项城时，凉州（今甘肃河西）的兵才到达长安附近，蜀汉（今四川和陕南）的兵刚刚出发，河北的兵才到达彭城（今徐州）。主力部队首尾相距一千里；东线与西线，相距一万里，尾大不掉，指挥不灵。名义上号称百万大军，实际上真正投入战斗的，只有到达前线的一小部分兵力。第三，错误地重用慕容垂、姚萇等心怀反志的降将，也是军事上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第四，过低估计了晋军的作战能力，轻率地下令后退让出战场，把主动权拱手送给晋军，把自己抛入被动之中。军事上这些错误的处置，并不是孤立的现象，而是同其在政治上的错误——内部不团结、

社会不稳定是紧密相联的。宋代法家人物王安石在论及苻坚时曾说过：“苻坚志大而不见机，好功而不忍，内有慕容垂之徒不诛，而外欲伐晋，此其所以亡也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二〇）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政治集团，由于受其阶级性的局限，他们至多只能做到暂时的、有限的团结。真正坚强而广泛的革命团结，这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做得到。“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”。“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，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。”目标一致，才能团结一致；团结一致，才能坚强无敌。无产阶级有着远大宏伟的政治目标，即解放全人类，实现共产主义。让我们在这个宏伟目标鼓舞下，进一步加强“国家的统一，人民的团结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”，以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。